

北韓試爆「氫彈」對東北亞區域 安全影響之觀察

An Observation of the Impact on Regional Security of Northeast Asia
from DPRK's 'Hydrogen Bomb' Test

林賢參 (Lin, Hsien-Se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北韓於 2016 年 1 月 6 日，毫無預警地實施自稱是「氫彈」(Hydrogen Bomb) 的試爆，再度引發國際社會的關切與憂慮，世界主要國家紛紛發表聲明，指責北韓「重大違反國際法」，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輪值會議主席國日本與常任理事國美國要求下，為此召開緊急會議以商討對策。根據美國和中國大陸所測得 5.1 級地震規模來看，此次試爆規模與前一次試爆時幾乎一樣。因此，美國國會調查局 (CRS) 報告認為，北韓此次試爆並非氫彈，可能是進行氫彈前一階段的「助爆型裂變彈」(boosted fission weapon) 或者只是單純的核試爆。與氫彈相比，助爆型裂變武器更有利於核武小型化。因此，縱使此次試爆不是北韓宣稱的氫彈，也意味著北韓核武開發能力已獲得漸進式的提高。

大陸「中央電視臺」英文網頁刊登評論稱，北韓所謂的氫彈試爆，乃是過去核試爆的升級版，將誘發首爾與東京加入開發核武行列，而《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則引述戰略學者的分析指出，北韓此舉將會提供南韓同意部署美國的「末段高空區域飛彈防禦系統」(THAAD) 的藉口，暗示北韓核試爆可能造成不利於中共的戰略態勢。1 月 28 日，正當美

國、日本、南韓、大陸、俄羅斯等國在為如何制裁北韓而討價還價之際，傳出北韓準備試射長程飛彈的訊息，由此可見北韓進行核武裝的決心。本文將針對北韓實施核武試爆的動機，大陸對北韓政策之真意，以及北韓持續開發核武對東北亞區域安全所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

貳、北韓實施第四次核試爆的動機

北韓曾分別於2006年10月、2009年5月、2013年2月，實施3次核武試爆。毫無疑問地，本次北韓核試爆，在技術上應該比過去更為精進，持續朝向彈道飛彈彈頭的小型化發展。「朝鮮中央通信社」在發表試爆成功的聲明中表示，此舉乃是為防禦其他核武國家威脅的自衛措施。從2003年1月迄今，北韓利用開發核武為手段，展開戰爭邊緣危機交叉著外交談判的兩手策略，成功地爭取到開發核武的時間與技術，逐漸建構起核武飛彈嚇阻戰力。因此，由大陸主導為解決北韓核武開發問題的「六方會談」，追求北韓放棄核武開發、不可逆轉的「核武設施去功能化程序」之目標，已是緣木求魚。

事實上，在金正恩接掌政權不久的2012年1月5日，曾透過「朝鮮中央通信社」表明：「核武嚇阻力量乃是革命遺產，認為可以經濟援助來換取此一貴重遺產的想法，只不過是愚昧的錯誤計算。」其後，金正恩以行動證明建構核武力量的決心，在經歷長程火箭「銀河2號」試射失敗後，於2012年12月12日成功地發射被視為「大浦洞3號」(Taepodong-3)彈道飛彈之「銀河3號」。在2013年新年賀詞中，金正恩表明要生產更多的尖端武器裝備。兩個月後，北韓實施第三次核武試爆，彰顯其意圖開發足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飛彈的決心。在歷經近三年的準備後，北韓實施第4次核試爆，並準備試射長程彈道飛彈。事實上，南韓情報機關早在2015年上半年即已提出警告，北韓第4次核武試爆已準備完成，隨時可以進行。因此，此次核試爆只是金正恩做出符合其政治目的之時機選擇。

2015年12月10日，金正恩在視察軍事設施時表明，北韓早就是個「強大的核武國家，隨時可引爆自製原子彈和氫彈來捍衛主權」。同一天，北韓牡丹峰樂團抵達北京，並邀請中共領導人出席觀賞。不過，原定

12日進行演出，卻在演出前夕突然取消。韓國情報機關向國會提出的報告表示，北韓之所以取消演出，可能是因為北京當局以演出內容含有誇耀北韓核武計畫而不願意出席觀賞。再加上金正恩前述發言，可能讓國際社會認為大陸在為北韓核武開發背書，讓習近平心生警惕拒絕出席，導致金正恩惱羞成怒而下令取消演出。根據「朝鮮中央通信社」報導，金正恩於12月15日下達準備實施核武試爆命令，並且在1月3日簽署執行命令。因此，北韓以迥異於過去3次試爆的作法，以突襲方式實施試爆，毋寧是表達對大陸之不滿。因此，由北韓勞動黨書記崔龍海於9月出席北京閱兵，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於10月出席平壤閱兵所形成雙方關係改善的氛圍，瞬間化為烏有。同時，核試爆也再度暴露出大陸對北韓政策的虛與實，以及美國對北韓「戰略忍耐」之窘境。

參、大陸對北韓政策遭到北韓「綁架」的虛與實

針對本次北韓核試爆，大陸外交部發表「堅決反對」聲明，並召喚平壤駐北京大使池在龍表達「嚴正抗議」。翌日，美國國務卿凱利(John Kerry)致電大陸外長王毅表示：「中」方過去那一套做法沒起作用，要求大陸改變處理北韓核武開發的方式。其後，北京當局雖然表明：「支持安理會就此作出必要的反應」，但是，必須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平穩定、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等三項原則下實施。由此可知，北京無意變更處理北韓核武議題的作法。由於北京當局憂慮嚴厲制裁措施將威脅到北韓政權穩定，因而形同遭到北韓「綁架」，對於北韓一再挑釁，似乎也只能徒呼負負。至於美國方面，則是忌憚於大陸在朝鮮半島的存在，以及手中缺乏有利籌碼，也只能順勢將責任推卸給大陸，採取無所作為的「戰略忍耐」。

至於大陸陷入北韓「弱者的恐嚇」，其理由不外以下三項：第一，中共建政以來，將北韓作為其國防緩衝地帶的構想依然不變；第二，北韓政權瓦解所衍生的難民潮，將危害與北韓接壤的大陸東北地區穩定；第三，確保對北韓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作為牽制美日韓聯手抗「中」的籌碼。在習近平於2012年3月上臺後，對於金正恩接連試射飛彈與實施第3次核試爆的舉動，在聯合國安理會制裁北韓的決議案投下贊成票，此舉被視為

習近平政權改變對北韓政策的指標。不過，本文認為，習近平政權對北韓政策似乎是做出調整，但仍屬於表達不滿的示警微調，期待大陸與美國聯手迫使金正恩放棄核武開發，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201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批評大陸將北韓視為國防緩衝地帶的思維已經過時，主張：「中國應該放棄朝鮮，並推動朝鮮半島的統一」。不過，其後即傳出鄧聿文遭到停職處分。由此可知，大陸雖然表面上參與制裁北韓，實際上卻是小心翼翼地呵護著雙邊關係，避免北韓政權陷入崩潰的危機。正因為如此，才讓北韓有恃無恐地對大陸實施「弱者的恐嚇」。

因此，大陸雖然在安理會投下對北韓經濟制裁的贊成票，但實際上卻缺乏實質效果。根據統計，在北韓受到經濟制裁後的2013年，大陸與北韓雙邊貿易總額卻創下65.4億美元的新高紀錄，比前一年度成長10.4%。由此可知，國際社會對北韓實施經濟制裁的結果，只是徒增北韓經濟對大陸的依賴程度。《朝鮮日報》報導稱，2014年北韓對外貿易總額為76億美元，僅與大陸貿易總額即高達63億美元，占北韓對外貿易總額之83.7%。該報引述南韓外交通商省官員的話指出：「以安理會制裁為根據，中國只要適切地取締中朝邊境的走私貿易，即可獲得莫大的效果。」但是，大陸不但不思此途，反而暗度陳倉地加強與北韓經濟合作，才會讓雙邊貿易總額不減反增。此外，南韓《中央日報》引述南韓政府高層的話指出，雖然大陸以安理會制裁為由，中斷每年提供北韓8~10噸航空燃料援助，但是卻在2014年底，一次性地提供8萬噸航空燃料油給北韓。這些舉動凸顯出大陸雖然遭到北韓「弱者的恐嚇」，依然持續提供援助以確保北韓政權的穩定。誠如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沈丁立所言，安理會對北韓的制裁案不會有實質效果，「因為北韓最終知道，若它亡了，中國會更不安全。」

肆、衝擊「中」韓蜜月外交與美國在南韓部署THAAD系統

北韓操弄戰爭邊緣策略的「核武飛彈政治學」，其目的在藉由發展對外核武嚇阻的自衛能力、對內強化「先軍政治」的統治正當性，以及獲得附加價值的經濟援助，不是以發展攻擊能力進行打擊為目的。從本次北韓

核試爆聲明中，可以窺知北韓堅持開發核武的真實意圖。聲明中列舉美國企圖瓦解北韓政權的敵視政策，強調其核武是為防衛其國家自主權與民族生存權的自衛手段，以及做為與美國交涉和平條約締結、關係正常化的籌碼，其終極目標是擁核自保。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北韓發展核武器以確保安全之際，卻也同時讓南韓與日本感受到核武威脅。因此，在北韓第 4 次核試爆消息傳出後，美國總統歐巴馬隨即致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及南韓總統朴槿惠，再度重申美國對日韓兩國的安全承諾不變，亦即，美國的「核子傘」安全保證依然有效，希望日韓兩國不要走向核武開發之路。不僅如此，美國甚至派遣 B-52 戰略轟炸機，在南韓領空巡航以展現武力。核試爆翌日，《朝鮮日報》發表社論，呼籲南韓政府必須認真討論核武裝的必要性。至於日本方面，雖然沒有傳出核武裝的相關報導，但是，日本國內確實存在核武裝論，包括首相安倍在內的政治菁英層，也確實存在北韓核武威脅認知，只是囿於議題敏感而未公開討論。反倒是大陸媒體警告稱，應該警惕日本利用北韓核試爆進行核武裝。本文以為，只要美韓與美日同盟體制依然有效運作，美國「核子傘」的安全承諾不變，日韓兩國公開宣示核武裝的可能性低。直接受到北韓核試爆衝擊的是，南韓朴槿惠政權自我定位「史上最佳的韓中關係」之真實性，以及美國在南韓部署 THAAD 系統的決策。

朴槿惠上臺後，積極發展韓「中」戰略夥伴關係，與習近平的首腦互動頻繁，並且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與大陸聯手抗日，以及不顧美國反對加入大陸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出席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紀念閱兵，向國際社會展現兩國的蜜月外交，讓美國建構「再平衡」(rebalance) 戰略一環的美日韓三國同盟構想，因為日韓關係不睦而難以實現。尤有甚者，對於有關美國有意在南韓部署 THAAD 系統問題，南韓始終不願意表態，避免激怒大陸。朴槿惠緊密化韓「中」關係，有其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考量。在經濟上，2014 年韓「中」貿易總額達 2,353 億美元，超過南韓與美日兩國貿易的總和；在政治上，朴槿惠政權認為，大陸是朝鮮半島和平與統一的重要參與者，具有抑制北韓走偏鋒的作用。2014 年 4 月 23 日，在美國總統歐巴馬訪韓前兩天，朴槿惠致電習近平表示：「北韓進一步的核武試驗，將引發區域內軍備競賽與核武骨牌效應，希望更加努

力說服北韓」，乃是向大陸交心的舉動。

不過，在北韓實施本次核試爆當天，南韓國防部長韓民求利用甫啟用的韓「中」國防部長熱線電話，希望與大陸國防部長常萬全舉行會談，但是，大陸卻拒絕接通。翌日，朴槿惠先後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安倍舉行電話會談，但是，大陸方面依然不回應朴槿惠的電話會談要求。而在8日實施的韓「中」外長電話會談，對於南韓外長尹炳世要求必須要對北韓實施強力的經濟制裁，大陸外長王毅也僅重申前述處理北韓核武三原則，拒絕給予北韓嚴厲制裁的承諾。因此，南韓媒體紛紛對朴槿惠的對「中」外交展開批評。有鑑於此，朴槿惠發表「對國民談話」，呼籲大陸必須做出必要措施以遏制北韓，並強調南韓將根據北韓的核武與飛彈等威脅因素，考慮是否在朝鮮半島部署 THAAD 系統，牽制大陸袒護北韓的態度。對此，大陸外交部重申：「一國在謀求其自身安全時，必須考慮別國安全利益以及地區的和平穩定」，以牽制朴槿惠的 THAAD 談話。雖然如此，南韓國防部長韓民求於1月25日，再度以部署 THAAD 系統對大陸施壓。大陸向來認為美國意圖在南韓部署 THAAD 系統，乃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明確地表態反對。因為，該系統除可監測北韓全境外，也能監測到部署於大陸東北、山東、黃海與渤海的飛彈，將嚴重危及大陸的核武嚇阻能力，以及由東風-21型反艦彈道飛彈與岸基反艦巡弋飛彈所構成的「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戰力。

伍、結論

北韓核武開發的主要目的，並非為了尋求一戰，而是「瘋子理論」的具體實踐，亦即，在理性計算下所實施看似不理性的遊戲，企圖透過戰爭邊緣手法，取得對外核武嚇阻能力、對內宣揚「先軍政治」效果的戰略與政治利益，並期待與美日發展正常的外交關係以取得經濟援助。這是企圖魚與熊掌兼得的算計，其終極目標則是確保北韓政權的安全。但是，北韓開發核武以追求安全的結果，造成美日韓等國的不安全，因而採取部署 THAAD 系統或強化核武嚇阻戰力的措施，其結果導致包括大陸在內的相關各方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當某方認定對手增強安

全措施，並非單純的自我防衛，而是暗藏貪得無厭的侵略或擴張動機時，將會惡化雙方的「安全困境」，最終導致軍備競賽，甚至引爆武裝衝突。因此，北韓實施第 4 次核武試爆，導致南韓部署 THAAD 議題浮出檯面，如果大陸以 THAAD 危及其核武嚇阻能力為由，採取反制措施，將會讓東北亞區域安全蒙上一層陰影。其次，如果大陸持續消極對應北韓核試爆問題，不但可能讓美國在南韓部署 THAAD 議題上取得臨門一腳之功，更讓南韓國內保守派質疑朴槿惠政權親中路線的正當性，有利於美國將南韓拉回其亞太再平衡戰略框架內。